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三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四

晉志

刑法志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
 可踰則吳歲比於犧牛且有降矣是以丹浦興仁羽
 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闕攸靈毀失禮微獄成刑起
 則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
 祖述生成憲章垂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
 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
 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萬言成康不由
 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
 費穆倫道揆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
 四海衛鞅之無所自谷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
 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芻園墮
 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
 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狂逐情
 遷科隨意往况乃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
 有焉世宗皇帝接二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
 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
 其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

晉書
新法

刑法志

有法而無敗德侯刑而又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
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貊來格晉書時
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皆官私獄烈祖
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紀綱大亂焉

漢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
失繩墨晉書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女○裴頠表
陳曰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
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然也是以爲之準高
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維輕重無二故下聽有
常群吏安業也及于江左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

議刑

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
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至宋書元興
末柏玄輔政又議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
命百官議祭廟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政穆化必隨時
置制德刑兼施長身一以閑其邪立教禁以檢其慢
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其
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溥人多悖
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
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爲設網弥逮利巧之
懷日滋取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

移大
辟於
支休

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
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
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流愆今
英輔翼蒼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
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
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之旨時論多
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后妃列傳

序

西日四

象王
牀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躋盛衰玉牀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義璧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
姬劉以降五程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自曹劉內
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椒掖播晨牝之風
蘭殿絕河雎之響泉言彤史大練之範逾覺縮視青
蒲脫珥之猷替矣管承其末與世汗隆宣皇創其功
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存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
良家既而帝掩純躬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
之情賈納短妻竟踐覆工之轍得失遺迹煥在縑紉
與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置

德
智
識
過
人

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少有德行智識過
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
風痺常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
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纆
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空得進見帝嘗卧
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惜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
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
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

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少聰慧善書
姿質美麗閑於文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
聞而為世子聘焉其被寵遇武帝即位立為皇后帝
以皇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
賢豈可動乎○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
禁天下嫁娶使宦者果使車給驃騎馳傳州郡召充
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紫白長大其端正美麗
者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氏
女佳后曰藩二世后族其女不可在以卑位帝止泰
始十年崩

立嫡
以長
不以
賢
採長
白

張皇后 楊皇后 四已四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厚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搏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賈皇后

五不可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泰始八年冊拜太子妃妃忌多權詎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戲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欲廢之荀勗等深救之故得不廢帝即位立為皇后遂

擲孕

通小吏

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獻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班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眾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後趙王倫率兵入宮使齊王囧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囧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送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

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屢遭姦人廢立劉曜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洛陽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三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

劉曜又以為后

賈皇后 羊皇后 四已六

手遺妾不時實不忠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
嘗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
夫耳矐其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

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
成帝以後奕世名德咸康二年拜為皇后后有妾
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
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二月后
崩先是三異女子相與簪白花朵望之如素奈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名穆立
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隨文帝無子乃
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
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
皆謂之崐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
之以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
向儂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
王鄱陽長公主漢武帝即位尊為淑妃後尊為皇太
后崩葬脩平陵

杜皇后 李太后 四已七

一夜

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臨沂人也父獻之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高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崩於徽音殿年二十九葬林平陵

史官曰方祗躰安僖乾儀而合德貞舒循聖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燄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佐文思靈稷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鼻負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於情深杜衛瑾之言不曉張泓

之詐運其陰陰詔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面質天縱其靈識暗鳴蛙智良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衆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後后滅周方之蓋小未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示諒闇摠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展各免華陽之貴竟躡和喜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二母翼周末升夷矣褒進亡豳家邦

取臨朝

與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去情執變故劍辭恩池蒲
起歎崇化敏示社肇基商亂一揚繼寵福極少生南風
熾虐國喪身傾獻令至亂居辱疑榮接筆廢生持尺
威帝契闊紋羅殺憂以斃分實幼飛芳菲姪嫫呂妾
變羸黃姬化羊石又遠着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
奪紫

名八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四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五

諸臣列傳

王祥覽

孝感
魚躍
出

州界
清靜
政化
盛行

天子
北面
之言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祥
 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
 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
 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
 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父思黃雀炙
 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
 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
 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隱居二十餘年不應州郡
 之命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時寇盜
 充斥祥率勸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
 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高貴鄉公即位累迁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
 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
 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
 砥礪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祥以年老固乞骸
 骨詔聽以睢陵侯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及疾
 篤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

門无雜事之實

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事之實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列芬並幼知名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其分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

覽字文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後仕進至太中大夫歸老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為三公服此刀

何曾劭

王祥 王覽 何曾

籍
賁阮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少襲父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實執政綜核名實君卿之曹果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損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癯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父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委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朝

一五五

與妻
相待
如賓

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咸每四年壽時年八十○曾性至孝聞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待如賓初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筋與人以小紙為書者初記空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快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劭

日食
萬錢

驕奢亦有父風

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真疾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劭薨子岐嗣劭初王衣繁串岐岐辭以疾繁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兩時不下何公新二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疆易弱繁乃止

石苞 崇 颺陽建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雅曠有智局容儀儼麗不修小

五月一五

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貌無雙將召為吏會謁者郭芝信奏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邵文給之立信謂一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久之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數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百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齊相志管仲之李潛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蓋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竟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閩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

卿是我輩人

伐其有功封侯

金谷園望塵而拜

以蠟代薪

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迁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武帝踐阼迁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城苞便鎮淮南士馬殫盛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詔以苞為司徒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有六子幼子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其有功封女陽鄉侯累迁侍中武惠崇以崇功臣子有幹為深器重之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

史領南蠻校尉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久之拜太僕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後復拜衛尉與潘岳詣事實諡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七絲竹盡當時之選苞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壁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

擊珊瑚

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御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慨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翡翠藍鸞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每以此二事爲悵乃密告崇帳下問其所以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言者。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崇有隙崇有婢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近願加三思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尔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各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母兄妻子皆被害

綠珠墜樓而死

綠珠

甌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
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甌陽堅石位至
馬胡太守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
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
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常牛命
士不常象禦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
之石崇學乃多聞情垂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
而競爽春畦羅靡列於疑汜之晨錦障凌迤亘以山
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志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

高蟬
外乎
輕陰

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主祥遲暮自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
殊操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者不極寇害
成貴邦分身墜藥往哀隨

羊祐

羊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並
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祐察
邕外孫少游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
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去而莫知所在及長傳
學能屬文美鬚眉善談論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

今之
顏子

甌陽建羊祐五已七

屯田

也文帝時八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受禪以佐命之
勳進號中軍將軍泰始初詔曰夫摠齊機衡允釐六
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譽
譽正直其以祐為尚書右僕射帝將有滅吳之志以
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祐出鎮南夏吳石城守去襄
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以詭計令吳罷屯於是成
邏城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
軍無一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嘗輕
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收漁發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

一五五

八

稱爲
羊公

將軍都督方里安可輕脫將雪之安危亦國家之安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
出矣祐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
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
德信以懷柔初附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
之名也○祐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
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欺人者時談
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
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羊祐 五已八

知聖街

焚章

角巾
歸里

利祐貞慤無私疾惡邪佞王衍嘗詣祐陳事祐不然
 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
 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又祐嘗以軍法將斬王
 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
 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祐上疏力勸帝取吳云云會秦涼屢敗祐復表
 曰兵平則胡自定但當運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
 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而不斷
 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祐歷職二朝其
 嘉謀謨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祐慎密太過祐
 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君臣不密之戒
 吾惟懼其不及○祐丈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
 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攝私
 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瑋書曰
 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土
 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
 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
 貧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

羊祐 五七九

陳伐
吳之
計

隋漢
碑

取金
環

折臂
三公

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
 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寢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
 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云
 云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
 祐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耳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
 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動罷
 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游憩
 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
 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
 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祐廟仍依肅
 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
 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祐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
 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毀之則無後祐家毀之相
 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焉折臂位至三公而
 無子帝以祐兄子篇為詎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

羊祐 五已十

有私牛於官倉是積及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錫

定律令

律河橋

造器

杜武庫

啓請伐之明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註解詔頒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土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体受詔為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俄拜度支尚書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幸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旬月之中又上表

如破竹迎刃而解

號曰

云云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
 欽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
 一兵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旬日之
 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隆疾疫將起宜俟來冬
 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
 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
 處也遂指授羣帥從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
 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
 縣侯初攻江陵兵人知預病嬰憚其智計以劔繫狗
 頸示之每大樹以嬰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
 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史職武非其功請
 退不許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渙涓諸水以侵原由
 萬餘頃眾庶賴之號曰杜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動績一沉峴山
 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
 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
 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眾家譜策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

左傳
癖

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
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甄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
秋作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
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
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而謂預曰卿
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
中外人聞嘔吐声竊窺於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二子錫

針氈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
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
所坐氈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
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貶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
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
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
南服傾兵人於漢渚江衢如砥礪袂同歸而在乎成
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
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
門稱四則仰止其二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
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雖織奪於在位可以興嗟

杜預 錫 五已十三

習於
變禮

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
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擅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
其有焉

賈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
折屣懷經空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五

